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城市大尺度景观规划途径

□ 李妍汀, 魏 伟, 谢晓欢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生态文明理念下景观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延展, 大尺度景观规划基于更广的视角、更综合的学科背景和更系统的空间要素组成, 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是塑造魅力国土空间的重要手段。文章以深圳市龙华区为例, 依托独特的自然山水格局和城市发展特征, 从蓝绿空间的保护与建设、大尺度开放空间骨架和风貌体系搭建、大尺度景观魅力空间塑造等方面探索市县国土空间层面大尺度景观规划的方法和实践途径, 希望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区空间的优化提升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土空间规划; 大尺度景观规划; 深圳市龙华区

【文章编号】1006-0022(2022)11-0132-06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李妍汀, 魏伟, 谢晓欢.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城市大尺度景观规划途径[J]. 规划师, 2022(11): 132-137.

The Path of Large-scale Urban Landscape Plan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Li Yanting, Wei Wei, Xie Xiaohuan

【Abstract】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landscape is expanding along with fast urbanization. Due to its broader perspective, more comprehensive disciplinary backdrop, and more systematic spatial composition, large-scale landscape planning is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nd building the characters of territorial space. The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has explored the method and path of large-scale landscape planning at city and county level from blue and green space preservation and construction, spatial structure and landscape system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space creation, and hop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Key words】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Large-scale landscape planning,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0 引言

2019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框架, 并提出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综合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 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1]。过去城市规划主要针对规划区范围内的各类城市建设活动, 土地利用规划主要针对规划区外的空间, 海洋功能区划主要针对海洋和陆海交界区域, 在空间上存在缺漏和交叉, 管理规则也有差异^[2]。而处于以上不同区域的生态资源和景观资源也面临着实

施主体不同、要素割裂、各管一摊的问题,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整体框架下, 各类自然资源均需要纳入整体框架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 实现陆海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

在此背景下, 当前的景观规划既有方法并不足以应对新的发展要求。因此, 有必要探索跨越各类行政边界、融合城乡空间和蓝绿系统的景观规划, 该规划尺度更广大、内容更综合, 可以称为大尺度景观规划。这一规划的研究对象往往是相对宏观和综合的, 这样有利于突破传统观念, 打破学科壁垒, 集合优化城市内外各类条状、带状、片状自然资源, 通过科学研究、分析、规划、设计、实施全流程的落实, 融合自然与城市,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52208068)

【作者简介】 李妍汀,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景观事业部副经理。

魏 伟, 通讯作者,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总规划师、景观事业部总经理。

谢晓欢, 博士,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提供有力支撑。本文对深圳市龙华区开展的一系列大尺度景观规划和设计实践进行总结回顾,就其地位、对象、工作方法、作用和意义进行探讨,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大尺度景观规划工作提供参考。

1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景观规划的转型

1.1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景观”定义上升到维护国土空间生态安全层面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经过 10 年的发展演变,生态文明建设完成了从理念认知到实践的根本性、全局性转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3]。在此背景下,

“景观”的定义和内涵也在不断深化与扩充,在景观成为一种自由职业、学科或设计媒介以前,它最初只是一种绘画类型、一种戏剧艺术的主题及一种人类主观活动的模式^[4],更加具有艺术和主观属性,在东西方漫长的景观艺术发展过程中,其更多是与“造园”或“花园艺术”相关,直到 19 世纪中期,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才有了现代景观设计行业的快速发展,行业内的先行者针对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生态功能退化等现实问题提出了更为理性的解决方案。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城镇群、大都市连绵区的出现,广域尺度的国土生态安全问题愈加凸显,景观工作很难就特定区域、特定对象进行狭义的空间规划设计,而需要担负起更为广域的生态保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态空间的整体规划设计等工作,在“生态优先”原则下,需要从景观的角度开展国土空间规划。

1.2 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城乡空间融合功能不断得到强化

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绝

大部分所谓的“景观”都经历了一个由“私有”转向“公有”的漫长发展过程,从服务于极少数统治阶层和精英群体的私家庭园和皇家园林发展到如今遍布城市的各类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景观也在逐渐脱离单纯艺术和审美的需求,更多地融入城市的整体发展战略和国土空间规划中。一方面,景观作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功能在日益强化,景观设计师可以在各类蓝色和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方面与国土空间规划师协同工作,以柔化海堤、固定土壤、提供动植物栖息空间、防御洪水灾害等;另一方面,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景观规划更加强化城市内外景观系统的系统性和均衡性需求,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诉求,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国土空间。

1.3 研究对象已经拓展到全域全要素下各类自然资源和景观要素

许多景观规划侧重于具体地块、具体功能的空间设计,但不可忽视的是,自然界中的各类自然资源和景观要素,自然界中的空气、水及物种迁移和种子传播等都是不受行政边界约束的^[5],因此景观规划方案的制定,特别是大尺度的景观规划方案一定是需要跨区域、跨行政边界去进行综合研究和统筹的。国土空间规划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1],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全域全要素统一管理的新阶段,景观规划的边界又进一步得到了延伸。

1.4 在规划手法上愈发强调多学科、多领域融合下的全局性、系统性思维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高度综合性要求相关从业人员必须理解规划对象所包含的所有空间与社会人文要素,并应认识到这些要素千差万别,拥有各自的地域性资源特征^[5]。在此背景下的景观规划工作很难再靠某个具体的专业团队独立完成,而是要融合气候学、地理学、

生态学、土壤学、植物学、水环境学等不同学科,既要着眼于对大尺度自然地理特征和生态格局的整体研究,也要针对具体区域具体资源开展专业的评估、梳理和研究分析。例如,在城市河流的综合整治规划工作中,既需要从河流所在城市的空间区位、发展定位、市民需求等方面定义和规划河流的各类功能,也需要结合河流周边的土地利用属性、交通条件、景观风貌、公共空间体系等进行更为精细化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工作。仅仅这些还不够,河流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如何体现,鸟类、鱼类和昆虫对于生境有哪些不同的需求,河流堤岸和生态岛如何建设才更有利于生境的营造,河流如何与周边的绿地及其他水系产生生态联系,以及如何研究复杂的水文过程等,都要求从业人员从更大尺度、更广视角进行综合分析,这就需要多学科专业的融合和多领域知识团队的协同工作,并突破各自的专业局限,以全局性、系统性思维提供景观综合解决方案。

2 新时期大尺度景观规划的作用

2.1 大尺度景观规划的多元复合特性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资源要素

广义的景观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它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6]。而景观所涉及的空间尺度越大,范围内的空间资源要素就越多,相互关系就越复杂。在城市内部,大尺度景观规划作为非法定规划,可以更加灵活地打破传统的用地分类标准,以及公园、景区、河流、山体等诸多空间局限,根据不同的功能构建完整的蓝绿生态网络和城市游憩系统,统筹生态服务供给,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景观途径。在城乡区域层面,大尺度景观规划可以基于生态学、地理学、景观学等背景,更好地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等不同空间的景观要素和生态资源,在国土空间规划中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的划定提供技术论证基础。

2.2 跨行政区域的大尺度景观规划有利于推动全域生物多样性保护

大尺度景观规划的空间尺度划分常常不以行政边界为依据,而是秉承生态优先原则,依托完整的地理空间要素,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基础的空间尺度划分。景观空间内一般拥有较完整的自然风貌和动植物栖息种群,如完整的河流流域、海岸带、自然保护地、动物栖息地等,从而可以基于场地完整的自然地理格局和生态链,从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3个层次加强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的保护与培育,建立珍稀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完善物种迁地保护和基因保存体系,推动形成连续、完整、系统的生态保护格局,推动全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3 多尺度、多层次的大尺度景观规划有利于充分融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大尺度景观规划的“大尺度”包括了一般意义上人们所感知的大尺度景观空间,但其实在规划中很难去定义实际尺寸的大小,因为其本身包含的是多尺度、多层次的需求。相对于一座城市,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是大尺度景观,但是放在国土空间的生态安全格局层面,其尺度就很小了;一个串联老城区的带状公园从面积和长度来看都谈不上是大尺度,但是作为一个景观体系,其在城市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亦可以称为大尺度景观。因此,本文所说的“大”更倾向于“相对的大”,也就是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尺度、地位和功能的重要性,更多体现的是系统性、全局性解决城市和自然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论。

在“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大尺度景观规划工作既需要面对整个地理空间地域或流域的宏观尺度,也需要面对城市尺度的蓝绿开放空间体系,并且需要从微观层面进行环境提升或生

态修复,从而建立充分融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全生命周期和全设计流程的大尺度景观规划层级。

3 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层面开展大尺度景观规划的方法

3.1 以蓝绿空间各类要素的专项规划形式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技术支撑

2019年发布的《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提出,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审查要点包含“城市开发边界内,城市结构性绿地、水体等开敞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均衡分布要求”^[7]。由绿地空间与水系、湿地组成的蓝绿空间系统构成了城市生态空间网络,在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审查中受到高度重视^[8]。蓝绿空间包括多类自然要素,与之对应的规划形式既有传统规划体系中的绿地系统规划、生态空间类规划,也包括近年来根据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服务供给需求进一步衍生、细化出来的绿道、河流、公园等专项规划,但这些规划涉及不同主体,由城建、园林、水利、生态环境、海洋等不同部门分别编制,同时存在工作界限范围交叠、关系较为复杂、管理界限难以厘清的问题。

未来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为依托,在上下贯通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支撑下,围绕市县级蓝绿空间的保护、修复、建设和治理,可以进一步发展衍生出多层次、多角度的专项规划。一方面,针对森林、湿地、河流、绿地等相对清晰、独立的生态要素开展大尺度景观空间的保护、管控、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并积极融入“双评价”和“双评估”工作中,成果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针对跨区域的综合地理资源和特色地理单元开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如编制环城公园带专项规划、湖滨生态带专项规划、城区开放空间体系专项规划等,从大尺度的空间视角整合蓝绿空间,融合不同生态要素,推动城市各类绿色生态空间和景观资源的优

化与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和健全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体系。

3.2 从大尺度景观视角建立城市整体空间秩序,并与总体城市设计互为图底关系

在“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加强城市设计分级分类管控并使其进一步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重要议题^[9]。2021年,《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提出在市/县域层面运用城市设计手法,强化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的全域全要素整体统筹,优化市/县域的整体空间秩序。相较于传统的城市设计,其主要变化之一是空间尺度扩展到了乡村、农田和自然空间全域^[10],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城市风貌。基于城市全域空间的大尺度景观规划不仅聚焦非城市建设用地的海洋、农田、河流、湿地等要素,对自然和城市的关系进行整体谋划,还聚焦城市内部的蓝绿系统和开放空间体系,通过城市设计的手法优化空间形态、功能布局等,提高国土空间的舒适性、艺术性,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和价值,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风貌^[2]。同时,大尺度景观空间设计还可以让自然空间要素受到充分关注,使其在城市设计框架中由过去的“打补丁”转向“铺底图”,从消极保护转变为积极治理和再利用,这样可以与以城市建筑物为主要设计对象的传统城市设计形成很好的互补关系,共同形成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市设计的新路径。

3.3 以大尺度景观空间为抓手,推动魅力国土空间体系的落地实施

许多位于城市内部或邻近城市的大尺度景观空间既是城市特色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们旅游休闲和观光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一类魅力景观空间不仅仅包括各类精华魅力资源,还包括山形水势、气候植被、风土人情等孕育魅力资源的自然和文化基底,同时也包括人、自然与文化三者在长期交融互

动中形成可以被人们感知到的地域特色,这些特色便是空间的“魅力”所在^[11]。

在过往的工作体系中,这些潜力空间常常由于不同的用地分类和属性被切分到不同职能部门进行规划与管理。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通过搭建全域用途管制和全要素设计导控的技术框架,可以对这些魅力空间进行更好的统筹和融合,从消极保护转变为积极治理,而其中的积极治理举措就包括以大尺度景观空间为抓手,依据特定的功能和独特的魅力风貌进行资源识别、整合与策划,落实保护和实施边界,完善游憩空间支撑体系,并制定更为详细的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释放其美学价值和游憩价值,搭建起魅力国土空间体系。

4 深圳市龙华区大尺度景观规划的实践途径

龙华区地处深圳市地理几何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中轴,总面积为175.6 km²,于2011年建立新区,2017年正式挂牌成立行政区。随着人口的持续汇聚,人口、产业等要素持续向中部集聚,深圳市强力推进特区一体化,并在“十四五”规划中将龙华区南部民治和龙华两个街道正式纳入深圳都市圈核心区,龙华区从特区“后花园”变为发展前沿。在“强区放权”背景下,龙华区政府积极主动作为,从新区成立伊始,便一直把城区的生态环境和品质建设放在城市建设的重要位置,在景观建设领域大刀阔斧地制定了一系列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举措,以强有力的手段使一个老旧杂乱的城区实现了质的飞跃和发展。

4.1 在全市率先开展景观风貌专项规划,持续跟进蓝绿空间的保护与建设

2014年龙华区在全市率先开展区级景观风貌专项规划(以下简称“2014年景观规划”)的编制工作,通过整体开放空间设计和景观要素导则的形式制定了

未来五年的景观工作行动方案,并跟进一系列大尺度景观作品的落地;2021年在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及龙华区分区国土空间规划开展的背景下,龙华区对景观风貌专项规划进行修编(以下简称“2021年景观规划”),协助摸底全区山、水、林、田、湖等自然资源,不断构建和夯实生态安全格局及多层次的开敞空间与公园体系。过去8年,龙华区在大尺度景观空间方面的实践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存量城区空间的优化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我国在省级、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中虽注重对生态空间格局的构建及优化,但由于对区域尺度下的景观管控重视不足,易导致如城镇与自然景观割裂、景观系统的连续性差、区域之间景观权属责任不明等问题的出现^[12]。2021年景观规划在绿地分级分类的实施导控上进行了更为细化的探索,在往下传导景观要素的过程中将其细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依据不同的用地类型,分为公园绿地、附属绿地、道路绿地、街旁绿地;依据不同的空间区位和功能,分为城郊绿地、环城绿带、滨河绿地等;依据不同的实施阶段,分为老旧小区绿地、城市更新贡献绿地、临时绿地等。

在全区景观风貌的整体框架下,龙华区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蓝绿空间的专项导引,包括编制了针对大山水格局的环城公园体系规划和观澜河一河两岸开放空间规划,以及针对特色街道、重点片区、城中村等区域的专类绿地或开放空间的规划设计导则。例如,针对更新整备项目的贡献绿地设计导则,从全区层面增加重点区域指标,优先覆盖盲区,在具体地块层面对零散地块、极小地块进行用地腾挪,居中整合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园绿地,并提出开放临街空间的具体实施方案,从全区大尺度视角实现各地块小微绿地的整体谋划,既为各实施主体明确了工作路径,又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公共利益的兑现。

同时,龙华区对庞大的景观要素数

据进行了数字化的汇总。以公园为例,截至2021年底,龙华区公园总数量为174座,未来还将新增公园337座,总面积达到4 257.74 hm²。公园是龙华区生态网络和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涉及的用地信息量复杂,建设更新速度快,并涉及不同部门,需要较高的沟通协调成本,非常有必要依托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实现全域公园数字化与空间治理。因此,在2021年景观规划中通过整合区域内各类公园、绿地信息,融合多种子系统,实现公园绿地数据与行道树数据的“汇管用”(汇总、管理、使用),并依托可视化技术,制作整个龙华区的绿地景观数字孪生应用场景模型,及时跟踪公园用地的数据更新,协助政府管理,辅助规划决策,并为公众智慧出行搭建云平台。该工作打破了过去单个公园单个评估、建设、管理的传统模式,建立三维立体、全域覆盖、动态更新的公园“一张图”,形成大尺度景观体系的空间治理闭环。

4.2 突破行政边界,依托叶脉状山水格局搭建大尺度开放空间骨架和风貌体系

龙华新区成立之初,行政边界大部分沿着城市建成区四周山体划定,银湖山、梅林山、红木山、阳台山、观澜湿地公园、光明森林公园、樟坑径森林公园等山体的部分林地构成天然的环境生态带,生态控制区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6%,城市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中间腹地;观澜河自南向北贯穿城区中心,是深圳市的五大河流之一,23条支流从主脉向两侧辐射延展,构成密布的水系网络,联系外围山体和16个水库,形成规模化的自然系统。“三面环山、一水贯城”,宛如叶脉状的自然山水特征构成了龙华区典型的城市意向(图1)。

区域绿地在城市边缘聚集,可达性不佳,利用率低,甚至成为违建屡禁不止、环境脏乱差的灰色地带。过去对于区域绿地的被动刚性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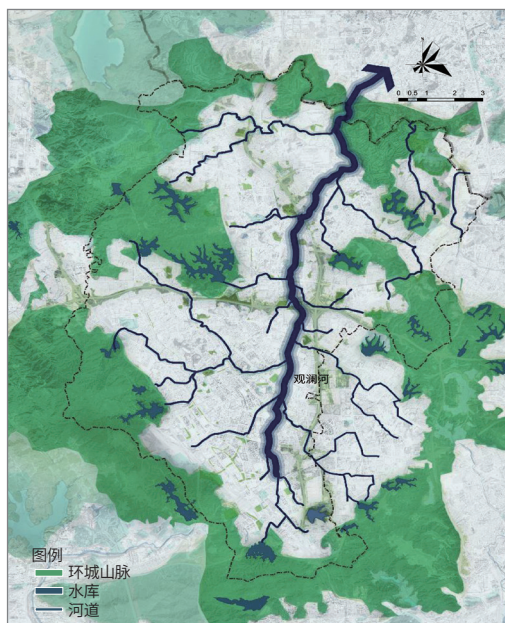


图 1 龙华区山水自然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龙华区景观风貌规划》项目组绘制。



图 2 龙华区城市空间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龙华区景观风貌规划》项目组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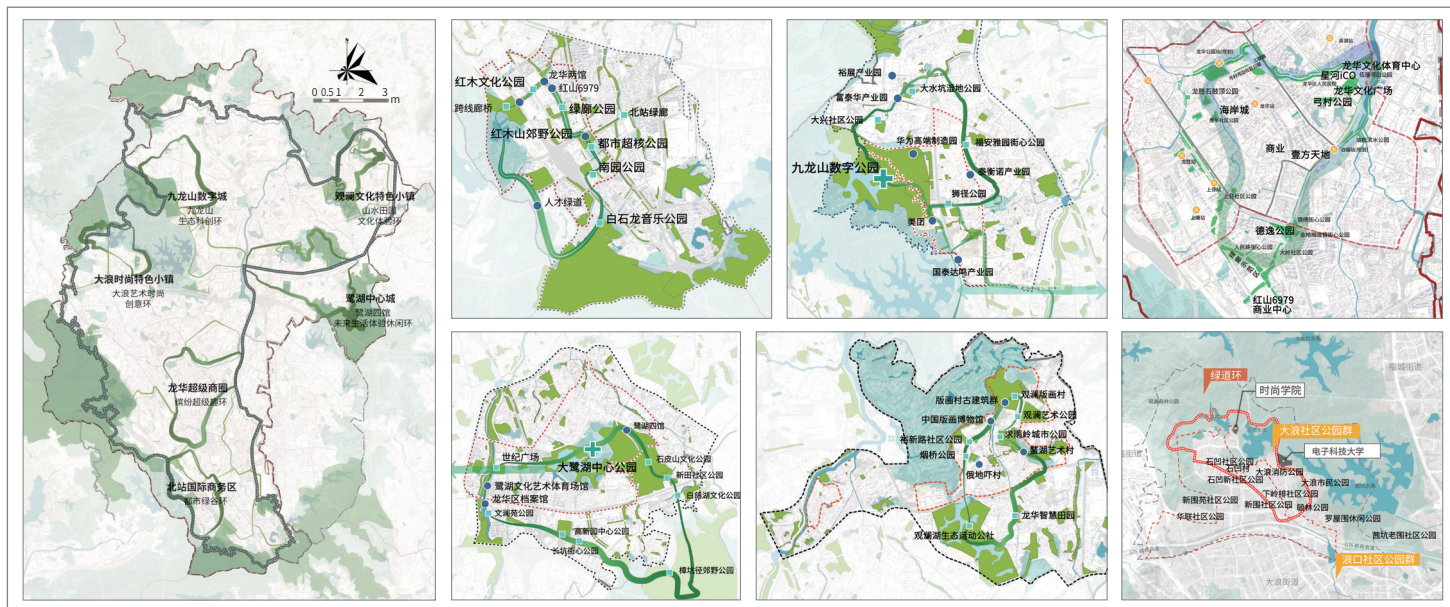


图3 龙华区环城绿道“大环套小环”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龙华区景观风貌规划》项目组绘制。

上保护了资源底线,但是缺乏积极治理和空间品质提升^[9],同时位于区域绿地内的各个森林公园分属不同行政区划,为各区主动积极治理造成了行政障碍。2014年景观规划把位于龙华区东南侧、属于龙岗区行政管辖的坂田片区纳入整体的生态研究范围,从全域全要素角度进行统筹规划,强化山体的连续性,将“三面环山”升级为“四面环山”,加强生态廊道连接和生态斑块修复,并通过环城绿道的建设和毗邻的各区及东莞市形

成生态互通、游憩联动的空间格局(图2)。2021年景观规划对区域绿地进行进一步升级,对各类生态资源、人文资源和景观要素进行整合,挖掘游憩价值,构建辐射深圳市7个区近1/10土地、绵延不断、可观赏可感知的深圳北环城公园带,同时与城区内部的叶脉水系进行串联,形成城区的基础性生态骨架和风貌体系,并纳入区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城市空间格局中。

同时，从大尺度景观视角将大山水格局和城市发展进行耦合也是深圳市近

年来的重点发展方向。龙华区依托北站国际商务区、九龙山数字城等六大重点片区，大力发展国际商务、金融服务、科技与文化创新服务、时尚消费等产业，作为引领龙华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片区建设成效显著。产业的大力发展及招商引资对城区环境品质、宜居空间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进行深圳北环城公园带规划时，规划设计人员就提出了“大环套小环”的概念，除了设计一条大环线串联主要的郊野公园、湿地、

水库,还在局部设计了若干处小环线,形成1~3小时全龄全时游憩圈,以满足从不同入口进入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使用需求。六大重点片区的发展战略刚好给“小环”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六大重点片区各建设一个“翡翠趣环”的设想成为指导城市内部蓝绿空间建设的依据之一(图3)。这个“小环”可以发挥很多价值,对外可以通过绿廊、绿楔把城区内部的公园体系和环城公园连为一个闭环,极大地提升了片区的环境品质,市民通过完善的公园步道系统就能无障碍地进入环城游憩系统中。同时,“翡翠趣环”在不同地理环境和产业基础上还可以有不同的具体体现,或长条,或椭圆,或连山,或通水,或突出艺术时尚,或突出文化创意,不仅可以聚公园、聚景区,沿线空间还往往成为最具土地价值和潜力的城市用地,聚人气、聚产业,真正成为激活城市功能的载体。

4.3 以环城绿道为抓手,塑造多元复合功能的大尺度景观魅力空间

依托龙华区青山绕城的自然区位优势,借鉴波士顿公园体系——翡翠项链及新加坡公园连接道系统的设计理念,2021年景观规划通过绿道将城区边缘的区域绿地进行整合,这条环城绿道环绕龙华区全境一圈,全长135 km,是典型的大尺度景观项目。秉承“尊重自然”的建设原则,在建设绿道的过程中未对自然地貌进行大的改造,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山林的破坏,同时改变传统绿道的单一功能,使绿道兼具慢行道、防火道、护林道、登山道等多重属性,并整合了沿线的公园、湿地、水塘、果林等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村落、文创园区、名胜古迹等文化资源,极大丰富了绿道的自然与人文内涵,使多样的活动可以在不同的节点发生。龙华区环城绿道串联了7个郊野公园、14个水库湿地,并通过支线连接15处文化景点、40座城市公园,将外围生态绿地和城内的公园绿地连为一体,形成一条环绕全城的连续的活力

风景带^[13]。

环城绿道建设也推动了城区蓝绿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在环城绿道建设中,一方面对城市外围破碎化的生态斑块进行空间缝补,对不同绿地进行分级分类的修复;另一方面排查、清理生态控制线内的违法占地,对于已经建设的违法占地,考虑将其转化为绿道上的特色节点,修复后加以利用。例如,将垃圾堆场转变为环保花园,将废弃的采石场提升为露营基地,将裸露的渣土场及臭水塘改造为可游览的生态湿地,利用场地遗留的拖拉机及轮胎建设儿童趣味花园,在规划设计上巧妙地采用生态修复和功能修补相结合的措施,改造并利用了以往被遗弃或被侵占的生态空间,使其成为大众尤其是儿童、青年最喜欢的休闲目的地。

环城绿道启动段建成后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龙华区举办了首届环城绿道自行车赛、国际青年背包跑等城市赛事,极大地提升了城区的环境品质,鼓励了慢行出行,推广了龙华区的特色品牌,激发了沿线的城市活力^[13]。同时,环城绿道建设打破了传统的风景区、公园、河流、山体、城区等诸多局限,通过对它们进行整体策划,以大尺度景观的空间形式设置了多元复合功能,并结合城市功能和发展趋势,将自然与人文的各种要素穿插围绕布置于其中,形成生态功能完善、自然环境优美,以及供市民游戏、运动与赏景的大型魅力空间,这是在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之下,借助空间工具回应人民群众高品质游憩需求的尝试^[11]。

5 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景观规划的转型使得大尺度景观规划“跳出”传统景观设计领域,并越来越趋向于打破行业壁垒,在城市规划和生态学等不同领域实现融合与跨界。从小尺度到大尺度,从单一性到高度复杂性,大尺度景观兼具多元性、开放性和多层次等特征,

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未来如何在“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将大尺度景观规划更好地融入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促进各类生态和景观要素的传导与落地,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Z]. 2019.
- [2] 张兵,赵星烁,胡若函.国家空间治理与风景园林——国土空间规划开展之际的点滴思考[J].中国园林,2021(2): 6-11.
- [3] 金涛,刘俊,赵征,等.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绿地系统专项规划编制路径[J].规划师,2021(23): 12-16.
- [4] Doherty Gareth, Waldheim Charles. 何谓景观?——景观本质探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 [5] 李迪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景观设计学科与行业的困惑及机遇[J].景观设计学,2020(1): 84-91.
- [6] 俞孔坚,李迪华.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 [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Z]. 2019.
- [8] 吴岩,贺旭生,杨玲.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市县级蓝绿空间系统专项规划的编制构想[J].风景园林,2020(1): 30-34.
- [9] 崔翀,宋聚生,严丽平.空间规划体系重构背景下深圳总体城市设计探索[J].规划师,2021(23): 23-32.
- [10] 刘泉,黄丁芳,钱征寒.全域空间覆盖与有限要素管控——日本景观规划对国土空间规划中总体城市设计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21: 1-11. doi: 10.19830/j.upi.2021.375.
- [11] 王笑时,束晨阳,邓武功,等.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魅力景观空间构建研究[J].中国园林,2021(S1): 100-105.
- [12] 王倩娜,庄子薛,马嘉.区域景观的规划、协调、管控:日本的经验与启示[J].风景园林,2021(9): 68-74.
- [13] 魏伟,张一康,杨巧婉,等.高密度城市边缘生态区的活化利用——龙华区环城绿道[J].风景园林,2021(7): 102-106.

【收稿日期】2022-07-05